



^ 16
2801
3



門八 18
2801
3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五



序

思仁堂存稿

門人楊萃

愚甥王孫錫



不肖男毓秀授梓

序

姚給諫奏疏叙

昔先龍圖之為諫議也子固嘗叙其言以為極意反復切磨計慮矯拂情欲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以至數

昭和十九年
十一月六日
未

十上者或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當時人主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踰月或至于
其後卒見聽用故其時天下之情無不上達事之害理嘗不
果行竒衰詭隨終歸敗毀遂能海內乂安致治極隆三代而
後與漢文宋仁同稱繇此道也又曰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
是非予奪一歸公議而不自用此人君之所以如天也每覽
斯言未嘗不至于流涕夫人臣卽殫忠竭慮豈真能智過人
主有裨高深要以議出于公天下人盡知之亦盡欲言之廟

堂之上或未及知也惟是言官爲天子耳目故言官之言卽
天子之聰明也譬之日月麗天敢有其功哉永言姚公以賈
董之才讀書中秘出而珥筆青瑣知無不言其所論列動關
大計慨慷條晰本于忠誠最後以論穀城撫寇事失柄人意
爲所擠排借題鐫職以去夫撫局難終中外識其必敗特林
積威相顧熟視莫敢發口永言數爭上前徃復再四同列爲
頸縮汗流而不少止其時柄人自護其失遍緝人口凡語涉
軍計者秘不使傳故䟽上天下不及盡見永言以軍國之故

發憤不得遂時私取諫草讀之掩涕以奠積誠感動其志可
悲已然是事不佞亦言之柄人所謂南北同詞者也其所以
啣不佞者刺骨今竟何如哉夫不幸而言中非言者意也反
是不思而以疾爲忌則固無可如何矣永言至性肫篤立身
皎然是以身繫天下安危之重不獨以言也卽就其言觀之
憂時似長沙凱切似敬輿守正不阿似長孺有臣如此寧忍
棄之天子神聖一旦憬悟披覽封事思已驗之言問故時給
諫安在召詢天下六計則給諫所對必將有進於是者無徒
抑鬱悲往事也

贈王慶我一門三節奉詔旌閭叙

余近里居却掃少可與語者惟時與王伯繩昵就無間每相
過從酒酣耳熱譚及節烈事則必眉豎色飛意勃勃欲起余
于是知伯繩有心人也一夕攄風昔所聞伯繩前人事歷詢
之愀然縷悉曰先大父以義俠聞里中其挺身救王醜使于
難慷慨詣甚高至今誦說不衰吾子所具悉也憶大父捐館
舍時大母方二十七齡耳遺孤伶仃先君尚在襁褓姑方離

於懷蕭然壁立四顧靡依夜績朝爨撫子若女以至成立飲
痛吞聲幾出萬死一生矣比姑長適陳氏子未二年而所天
亦折孑然一身歸依母家胤子未立外侮環至而意卒不悔
也當其時兩婆相弔悲風夜號幸先君生計漸拓携貲營殖
入供滫瀡而母氏躬操作佐之中祖母懼以無失姑氏意而
孰意彼蒼不仁酷罰相繼先君復中道見背煢煢影且并
母氏而三哉一門之內數年之間喪車頻駕白晝爲昏挫志
摧肝泣淚成血三母日夜教督不肖兄弟又如大母之撫先

君與姑且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歷十_七遷其居三老人
不肖無異望歲矣今頭顱如許尚困公車僅以四方東脯餼
爲姑氏置田廬立嗣子終其餘年而三釜有待一命未沾吾
何以報余母若大母哉言訖泣數行下不止余於是益知相
繩至性人會今歲直指廉其節行具以狀聞於朝詔旌其門
建榭褒賚蓋盛典也嗟呼當三母挫志摧肝泣淚成血時豈
意有今日哉其至今日雖聖朝厲世之微權乎然而稠錫不
一與王氏若有獨私者亦可謂人世至榮矣夫其茹荼蘼以

含飴和丸者母之慈也悲蓼莪而刺股畫粥者伯繩之孝也
爲慈爲孝皆足以傳於世王氏一門竒德懿行不一而足而
豈僅僅以節著耶君繩果不忘報二母尚其奮勵功名精白
事天子移孝作忠以成二母之慈榮施王氏者殆將未艾矣

賀自解王甥巾之首入泮宮序

余甥申之以總角應童子試爲新安汪公太丘蕭公竒賞聯
剗多士報到日余喜動悲來愍默不得語者久之趨至妹家
相向慰勞旣而泣下爲傷吾父母之不及見也中秋後一日

令君躬率諸生臨泮聽采芹之歌甥以白晢青衫哀然引首
觀者欣羨禮畢來拜余于思仁堂坐定因吁嗟勉之曰汝亦
知汝一身所繫屬乎乃汝王父母汝父母暨汝外大父母及
余三世七人之精神魂魄年年歲歲炊累之使成形者也今
爲汝述往以誌之汝家先世素封率用入貲爲卽汝祖城武
公崛起爲名儒及仕魯擅循良聲爲名宦乃花萼七棣盡艱
于嗣公以陰德增積越四十而舉汝父及汝姑人以爲天之
報善人不爽也乃其生平獨與先中丞厚善卽古廉慶陳雷

無以過辛卯之役公得雋先中丞俛得復失之公意邑邑不
色喜及卒于官先中丞哭之慟無異鵲原其時汝父僅七齡
耳王母張孺人髮經衰直握兩孤自任歸而內難外侮旋擗
爵奄伏沉疴先中丞拊膺嘆曰王氏孤嫠其燼矣乎雖有良
朋蒸也無戎婚姻之約中心盟之夫豈忍忘其以弱息待汝
母爲王氏婦矣張孺人未幾亦歿兩孤乳乳相弔伶仃光景
豈意有今日哉遂將汝父而携之懷抱顧之復之教之誨之
余官于東則隨之東余父官于湖于松則隨之松之湖十年

中無跬步離者汝父無父有父也延師擇友陶成佳士有聲
庠序余父母之生死交情至是始快而心良苦矣乃天之降
割汝王氏者復猶未已汝方起立而汝父又以赴試卒京邸
汝母自分以身殉者百遍千迴憂我父母與余則指汝環泣
勸救謂死易耳立孤實難蓋爲其難者于是始糜日僅方寸
七以淚洗面更幾歲不易含辛茹痛和熊教汝無日不眈眈
成立以冀稍開顏也故予于今日喜動悲來爲追叙往事如
此夫子行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寒門單

族一窺費序便稱元宗生在閭閻衣冠詩書乃其家物卽掩
青紫翔皇路而學未窮深極遠難語入室升堂况一入門發
輒便爲汝榮而令予辭贅耶卽今王族世衰凋落已盡城武
公雁字一行因風變滅省無留韻一絲未泯獨萃汝躬可不
夙夜努力以崇明德酬罔極追先緒乎子歸而闔門垂幃當
深自念棄時如棄身則庶幾焉予言止矣

賀楊明府太孺人節壽叙

鳴宇楊明府自清移安陵及期而政成天子下璽書褒美適

母太孺人七十有七暮春之始其初度也鄉大夫將旅進爲
壽 使余修酌者之辭嗟呼太孺人自有壽道奈何能

壽太孺人哉雖然從來論壽者莫精于仁者之一語以生生
之調仁有生生而後可以久生外生而言生者妄也乃說
者執舍生成仁之旨以爲疑夫必待舍生而後成仁則仁爲
成生之具爲仁者不益少乎或者此中自有心安理得之處
仁者第勿求生以害之耳非必其舍之也彼慷慨舍生者志
有所激名有所成豈不足愧夫世之隱忍苟活者而質之本

心未至十分愜適其于生生之理謂何故曰仁者壽正克全其生生者而生不能窮非吐納也太孺人其有得于此深乎太孺人當所天見背時方廿齡耳昏絕仆地勺水不入口鼻姑撫明府諄諄開諭楊氏所不絕如綫者賴有此藐諸孤在誰實乳哺忍復相從地下乎太孺人乃強起食飲屏去簪珥井臼操作進滌澆以無失舅姑懽且家僅四壁歲值大稔脫粟日未嘗飽獨斯夕督課明府甚力毋績于讀寒夜一燈共之此教有成立登賢書縉赤縣而太孺人喜可知也筮仕時

召明府至庭下誠曰未亾人茹荼含藥垂五十年爾服窮其無忘此意不然兒不肖毋矣四知爾家世事可隕越以為請自羞乎明府再拜受教迄今兩袖清風矚然不滓太孺人之教也想太孺人決策絕粒時誓已不復有生矣向使引于一決計不返顧自可艷稱一時芬流千古而耿耿此中或尚有不了者在卒之展轉圖維心安理得無復遺憾斯不謂仁者耶仁者生生不可已即百歲未有艾矣故曰太孺人自有壽道也抑聞之太孺雖踰七袞而渥丹健飯神氣彌王今且

撫視四境頌聲交作太和所蒸福履綏之合千萬人懽心以
成聚順明府之所以壽其親者又自有道而豈僅僅削酺奏
酒舞斑祝釐以爲壽哉明府出治大抵仁心爲質必樂聞余
言其以進之太孺人當喜爲加一卮矣

賀韓需霖學博擢令栢鄉序

天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也夫習而後能上智弗能自異中
智而下不習則不能矣凡事皆然而况大如用世乎語曰仕
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蓋言習也夫學以學所仕則古人之

學仕以仕所學則古人之仕是以顏氏子一陋巷匹夫耳日
所講求者皆紹明虞夏損益商周之事而不以爲僭卽由求
赤輦平屠辨志亦惟是兵農禮樂諸大政而不以爲誣此何
莫非仕中事而今之學者則呶呶章句而外無他及矣至于
仕如宓之琴言之絃而季路蒹之庭綦清閑此亦何油油甚
適也彼其時當中古務尚省約地有分土民亦簡稀故得綽
有餘暇耳而今則日赴期會夜理簿書手批牘而口敕斷猶
且不給而何從得一剽晷哉古今人之不相及亦時爲之也

故學以兼仕近世無此官然則學士家多迂濶而無當實用而仕亦漫然爲嘗試奚怪焉不習故也嗟夫此何事而以不習之人當之其害必有受者民生豈有幸乎以上智所不能而槩責人人安在其不驅天下而爲嘗試久矣夫世之無吏治也雖然絕世才杰其人或當不乏而階中畫三分作秀才而任天下者已憂憂難之若官前代所無而國家則有之矣令甲孝廉上春官列乙榜者例得署博士事考有功績需次入爲成均其通儒有經濟者推擇爲郡縣吏祖宗叔制意弘

遠矣士離蓬累冠進賢所入皆仕場也所與皆仕流也所見所聞皆仕事也而又以旁觀之冷眼無累之間身局外閱歷閭左便害何不燭炤數計焉在仕學之間孰有如此官者霽霖韓公產於越東盡擷四明慈水之秀其人洵是上智一流癸丑闈中已上第矣以數溢中削來諭吾吳訓迪多士而外民間隱伏幽曲之情狀有一不瞭然在目者乎而其煦輿爬搔卽未入手而有一不洞然在心者乎又再視邑篆益復嫻敏若素宦今報陞栢鄉令栢隸在畿內距吾邑僅三百里土

風俗尚不甚相遠其中肯綮習之不啻熟矣於以奏刀砉然吾知其必恢有餘地也是擢也且未暇爲君賀而先爲栢之人額手稱慶矣

李參軍詩小序

古松下茯苓樵牧不能識牛羊踐踏之及逢扁鵲拾爲靈藥遂能濟療寰宇留功千古惟人亦然余於庚午夏出鎮潞河以箋牘識李掾時羽書旁午掾給事左右多著勞勩其所資翰墨出入經史而於兵陣象緯刑名之學俱有所宗矢口抽

聲蔚然可觀余藥籠方蓄洩渤惟恐良史之不爲僭琴也因移其績於銓部朞年而得津海參軍謁余於廬持其松齋集丐叙余素知掾諧音律特在戎旃不暇與言今觀掾詩流利菁慈情景雙合使掾生晉唐之世或當附孟嘉韓翃之後乎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爲弁篇首而更勗之曰子今出面一行作吏矣其深修素履而從政津門滄海月明必有青眼若余者謂子籠中所拾不謬子之程業未可量也子其勉諸

蒼雪軒集序

嘗披覽輿圖粵稽龍門之勝自神禹開鑿遂擅千古地靈在
哲輩出不可更僕數然後世學士宗尚首推文中子爲德行
文章之冠當其年少慷慨上太平十三策名動天下泊乎歸
隱河汾千人從游立說不朽雖以史遷之雄藻景純之博洽
下至裴柳之群材輻輳未有過焉顧天下嘉其學之正而未
嘗不惜其遇之艱也我明人物蔚起耆宿如林而家學淵源
足邵前賢者莫如吾師哲臣先生先生承父任齋公以德行
文章世其家汾內士大夫咸望龍門如山斗不佞受先生特
達之知逾於恒等竊奉師資稔知先生擅豪傑之幹濟兼理
賢之學問殫精濂雜闡閩旣已窺其堂奧而據吐沆瀣又能
以古鑄今直空作者早入承明銳然以經世自任歷躋官廕
浸登揆席海內以其用舍卜世安危不謂大業未究而已矚
箕馭矣朝野歆嗟有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之嘆然先生在史
館爲一代詞臣在講幃爲千秋正學神明意匠湛心廣覽自
奏疏傳記以及微言小詠罔不取材弘富命格超曠有詞人
之焯藻而無其儷有山林之俊爽而無其癯大雅典則足稱

雜著作之林矣試一循覽遺編淵乎莫測涯涘但睹琳琅瀚
博鼓歛經史總經術之大叅性情之微豈非誕質靈異蓄物
淵暢斐然有得而集其大成者乎久擬較梓遺集以盡門墻
之責而予同門李仲晦司馬先爲按輯傳諸梨棗今每一諷
咏篇什風規如在不勝泰山梁木之思然先生卽未竟調鉉
之業而薄濶花磚靈光菽菹黻明時其視文中子之不遇
固已出處殊致則至聖時清知公獨深而古人不及也若夫
篤學著書陶鑄後人亦庶幾河汾遺緒不愧地靈允符人望
矣後之學者三復私淑有具編在將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可
徒睇龍門而太息乎

朱吉甫稿叙

朱子吉甫負不世才交予善有年矣以都人士薄遊東南博
學強記復富經濟至陰符之術象緯之學無不揣摩盡善意
中經營以天下事爲已任其尊人巡宣楚豫從事行間朱子
趨庭之餘佐畫帷中非斤斤讀父書者比也當其僑寓襄陽
中丞憲使每就詢方畧朱子左右籌畫竒正互生且時登陴

策守一方長城倚之未幾越境而襄不可守矣嗟乎使其得
展志畧或聽遮留半壁可恃或不決裂以至於今不幸而成
朱子之名豈朱子意耶朱子生平工制舉業伯仲先後齊聲
莠莠仲氏以巳卯雋畿闈伯氏獨天老其才屢試坎壈有奇
不得自見乃卒業南雍大司成王公少司成吳公一見識之
月較多士輒置高等試之經術於兵法王制律曆蠶織之務
暨術數諸書洋洋灑灑洞悉源委窮神盡變一時譽髦莫之
或先二公洵知人哉時梓其文因索余叙亦以余交善有年
知其能大用於天下也余亦可謂知朱子矣遂自信知人乎哉

長于三子時莠序

時文一道屢趨而變數風所動漸積使然然其間必有人焉
出大力以轉之乃不至波流瀾倒而無所底每三年房牘行
有識之士相與謝朝華振夕秀隱隱隆隆志意開拓易闢門
牖後一科之風氣卽於是而兆故得雋之文成家立體定於
先年者爲多吳君汝爲少司馬行可公子也僑居長于之里
據勝地招名友與虞山錢陸兩君氣誼相得發爲文章拔新

簡其蓋先一時之變而體製明簡於先正規度無毫髮失斯
其志意所存非苟爲異者也嗟夫長干之里從來興廢多矣
登浮屠者不知有瓦官之魏閣弔平原者不知有鳳臺之江
流而鍾阜鬱盤浩波東逝千古不變者大勢存也今之苟爲
異者力則不足而遽欲田滄海鞭泰山識者以爲戲而已矣
來歲之龜三子轉時而不爲時轉文懸國門爲雅人所步趨
當以余言券之矣

送余侯內召詩叙

余侯之蒞吾邑也值兵燹燹破之餘死者未葬創者未起逃
亡轉徙者未復蓋轡策若是之難也侯下車弔死扶傷力爲
撫循而先以飭備安衆爲第一義出橐中裝鼓舞士民建修
磚城人咸踴躍從事以四十二日之勞收億萬年保障之績
厥功茂矣至於養鰥寡恤孤嫠勸農興學起弊維風審察冤
屈平反獄訟使凋敝之俗鬱然改觀則大有造於下邑者豈
菜蕪之足歌而山陰之足誦歟余每覽古人所謂治行高等
大率以鳴琴之化身不下堂而庶事就理他如垂簾晝日花

滿河陽者何若是暇整綽有餘閑以今觀侯孜孜岌岌至廢
食寢不復托於游優以玩時日而究也化行訟理士庶恬熙
其於鳴琴種花古人風流亦何必遠過也今且以卓異上聞
天子嘉與特下徵書內召置木天掖垣之間大其用以光社
稷余不佞使庇宇下欣逢盛事又何幸焉雖然侯行矣難爲
繼者元紘之遷烏鵲擁行攀轅遮道者不知其幾余鵲淹羈
旅不寸道路未獲從父老後截鐙乞留而終不能自巳於言
也乃遠望作歌以送之歌曰勉勉我侯厥維天授玉壘鍾靈

職眉誕秀忠孝神明蜚聲騰茂我侯孔嘉讀書五車瞻言百
里含英咀華詩書滿座疎簾退衙侯有異政五申三令撫弱
以仁憂民如病民之生子以字以姓金堂去思釜魚留詠誰
宰崇陽拔茶植桑導以德化墨綬銅章榆次集鳳茂陵杜陵
維我仁侯人識其棠其棠蔽芾蔭茲下邑弔死扶傷化離輟
泣圮堞增修戎伍日習捍患禦災民是用戢緬惟我侯山川
間之渠渠夏屋帡覆無私俯仰琴聲三善十奇朗然秋月如
何勿思明明天子念此循吏賜緋褒稱五題召試一日九遷

社稷偉器行焉邑侯擁道遶留歌誦明德孰與之儔紀碑刻
石遺愛千秋展矣君子百祿是適我思其風山高水流

贈扶搖李契丈廬墓禮成叙

北溟李子篤志學道人也平居有爲聖賢之志立身高潔一
介不苟取予其事親至孝曲盡色養及歿廬居墓側三年中
多感靈瑞遠近傳誦以爲奇節異行卽古紫芝白兔何以踰
焉李子遜謝曰基不敏嘗有志於學矣學何爲者所以學爲
人也而爲人之道莫大於孝故舜之怨慕終身閔之昆弟無

聞曾子讀喪禮而涕下仲由念枯魚而長悲凡所以盡爲人
也至如臥鯉哭笋湧泉泣水赤烏巢門白雀遊塚皆以一念
萬摯竅有感格一盡爲人之道而天地通焉故不孝何以爲
人不盡爲人之道何以爲學其孜孜求盡於是而日虞其未
至卽躬自負土以終先志不過盡孝中一事詎敢詡詡自矜
奇異乎若以奇節異行而爲之以邀譽其何以爲李子余聞
之而重有感焉噫嘻李子真所謂學道人也以彼至性何減
閔曾而退然不足其心何心乎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聖人

之心至百行醇全而猶若不足李子此心庶幾於是乃可與
之言孝矣經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孝之終也李子試擴而充之體驗於事君立身之
際以求所謂通神明光四海者則行成於此名立於後總此
不足一念爲之也李子勗之哉衆皆曰善乃書於縑當贈詞
焉

祝舍翁蕭父母初度序

舍翁蕭侯分符我吳期月而政成適值初度之辰於時瑞雪
遍灑膏雨旁滋黃童白叟式歌且舞嗚嗚效華封之祝多富
多男之外曰多壽余素庇德宇心銘口頌其何以壽侯哉願
想侯下車之始萑苻四起棘荆將生胤髓已枯魄魂未定侯
先之鎮定繼以綏懷清矢日勤戴星無自不取民間疾苦籌
畫而拊摩之至於孽孽潛伏不動聲色立行平葭其中若心
幾費經營食不甘味臥不貼席任勞怨捐髮膚以幾民間之
有寧宇也是謂以身之苦以壽民適於今而雉堞屹如閭里
宴如雖復震隣爲警剝床可虞而四境猶得安其耕田鑿井

之常熙熙如登春臺也小人何知嚮其利者爲有德感交手
曰安得長借我侯以保我也侯亦撫而樂之曰今而後可
稍自愉快和氣致祥人助信而天助順難老且永錫也是謂
聚民之樂以自壽壽民壽身盛德大業富有日新無彊之林
勿替引之余更何以壽公哉比者頌聲四布刻薦屢騰聖天
子鑒精化理加意旁求如公治績當立召爲耳目臣於以瞻
國祚而流淳化造世平康之福壽國者將未艾矣禔福豈僅
僅一邑云乎哉我之所以進公者如此若夫吐酸納新辟穢
引導之術不足當侯一快矣

梁匠先豹陵初集序

余向承乏梁州每一東望豹陵白雲紫氣氤氳旒伏意必有
異人窟宅神往者久之比伏處山中匠先先生持節行役紆
道過訪留連林壑間相對累月吐發流美深穆其度而中不
可涯迄今間濶數載風旨蘊藉時繫余寤寐勿諼也先生稟
質清淑托懷雄古於經史百家罔不條貫故神氣遙集淹綜
厚蓄發爲文章雅博宏遠如川谷瀉流而具範兼鎔偏精獨

詣各極其所至而工焉凡叙傳記述以及賦頌詩歌皆臻鉉
勝文則兩漢詩則三唐詞則宋人絕調不屑襲積前人而方
軌竝駕地不相遠豈第勝士韻流詹詹以文言華世者此乎
余攬汴梁之勝嗑呃九輿綺才芬出代盛風雅漢晉以來在
在雕竒彙藻不難咏雪歌風後先輝映匠先崛起晚季類治
鑄而兼有之具嗣宗之壞姿慕幼輿之風節援筆成韻似彦
伯之賦材騁思軼群挾鉉暉之秀句颯颯乎集諸家之大成
當代作者人窺酉穴之書家擅靈蛇之譽如斯典則卓然成
家未易一一見矣匠先以柱史乘驄太行滄海動搖山嶽大
江以北藉以建威銷萌公餘哦吟感慨係之弔古觀風一付
篇詠至於揮羽投鞭經濟皆其餘事當世依毘其在斯人乎
長公大行君且以名進士大振家聲父子詞名互競如房蝸
之有瑄李泌之有繁勳名行且世濟琳琅家乘懸示國門茲
編豈其端矢歟媿余年來浪跡塵途筆墨之趣半耗羽書昔
遊大梁之宛受簡徒慙今覽六朝之遺筆花無夢展誦雄文
瞠乎後矣

鹿奉常集叙

余自癸丑通籍與定興鹿伯順吳門周景文同試政司馬署中志意叶洽彼此以名節相砥期爲歲寒交嗣余與景文先後出理齊閩而伯順爲計部郎以爭留金花左遷去予庚申入吏部引景文爲同舍而就家以療官起伯順辛酉子休沐里居移書長安薦伯順可入吏部議既定時高陽相公行邊伯順自願辭銓相隨五年量移尚璽已巳轉奉常浸浸大用矣心恢要人柄政竟移疾歸海內頤頤方以公出處卜世道

隆替丙子遇變竟殉城以死嗚呼生平大槩若此矣其人固無需文以傳而予又論定其文梓之序之豈其人之必待文以傳哉則固以爲伯順之文也已愛其人者卽其人之片語隻字寶若天球琳琅况伯順之文實足以傳者乎竊今雞壇錯峙輦輓徒工卽使振起作者之林步武先民之軌以是而稱詞人之雄止耳於世道人心固未有賴也今伯順文具在用意忠厚摘詞懇惻與君父言慈仁臣子言敬孝兄弟言友恭朋友言貞信上自軍國朝廟之容下及閨闈帷房之故言

必究情語無留指筆光墨瀋剝露血腥指拂殘箋剝剔腸腎
使讀之者歡愛鼓舞悲憤流連愾然以思卒然相感而中正
之心油油乎以生繇是而究伯順立言之意不模古不規今
發乎情止乎義理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然此伯順之
文亦卽伯順之人也垂白孺慕四世一庖家無嘻嗃人風靜
穆其植本良厚矣故帑可以無爭也以續三軍之命而毅然
爭銓可以無辭也急君父之難而灑然辭官可以無去也憤
柄人之候而飄然去最後慷慨殉城計不返顧使素臆一塵

咄嗟遇難或牽於難割之家累微夫倖全之金湯又或林功
令東文法與存與亡計無復之乃死耳伯順有一於是哉然
則伯順固可以無死也夫可以無然者聖人不以之律人而
賢者以之自見至性所存不可強抑善學聖人者孰如伯順
乎然軀命不惜浩氣常存扶進淳風廉立頑懦伯順果死也
哉因是而覆繹集中忠孝之語伯順自爲寫生留照人傳文
乎文傳人乎則是集之有功於天下後世匪淺渺矣寧屑與
綴文之士計工拙耶伯順嘗自題其草曰認真真故人與文

兩傳矣

來禽館文集序

或曰文章一道與世運為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辱於芊衰丘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為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卽文亦未有升降善作者各極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厭綺靡而惟取夫拙朴黝組練而惟遵夫淺易是黻黼之觀不如襍褐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與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業已登峰造極後有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稱能而已此誠可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受於格情軌於法躊躇滿志不極不止此豈升降為梘蠟者哉國初之文盛於劉宋迨李何出而諱言劉宋矣七子出而又諱言李何矣七子之持世較久海內宗之逾百年乃取其淺易之說而攻之不旋踵而敗矣今之治攻具者生吞活疏之賸語以為理

學襲緝策論之盡括以爲經濟而曰我能爲拙朴悉掃前輩而空之嗟乎此一筭子書法三家村學究所能爲耳豈復有過人者哉余猶及見臨邑邢先生先生生濟南後其爲文也亦欲破濟南秦漢之拘而稍稍激潤於六朝然先生爲人自標風簡豪翥樂易推賢愛士嘗若不及故其爲文才足以肩其度韻足以稱其情雖偏現先生之精神而要不失濟南之風範語曰齊魯之間其於文學蓋天性也濟南而後舍先生吾誰與歸當神廟時嘗欲蒐良史材欲以先生與越之長卿楚之本寧應而布衣王生者亦與焉自今觀之王生直能爲吳儂纖語耳長卿頽放俗氣不除彼楚材者堪勅齟然吾儂惜本寧先生不善護名世豈有撰集至等身而無蕪敗者哉頃來南中南人之知先生者徒以先生臨池妙天下至其爲文不少槩見昔人謂右軍松雪皆以書法掩其文吾於先生亦云故序而傳之

三山遊日記小序

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有不能遊且得遊乎善乎莊生之首

逍遙而重以外物也曰胸有重闔心有天遊天之爲物縹緲
蒼鉉遠而不可致詰者也心又何物豈有形區垠壑可獲而
捷者心與天相遇而成遊遊至矣於是取歡於仁智而寄暢
於山水謂非此心此天不可也昔有驚海上之三神山者此
蓋遊心於僞人而非天蓬萊方丈瀛洲心具之天俱之矣吾
友阮氏有遊三山日記彼之三山至大之域此之三山至細
之倪謂細與大其有辨乎其無辨乎觀其自序及謝臯羽而
益有感於遊道也臯羽閩人當文信公制置時上書幕府禮
爲上客資籌畫迫信公成仁柴市臯羽往來灑泣於吳越間
有紀遊有歌詩總以寫其沉伉鬱烈之氣卒不歸閩歸骨於
嚴灘之南與嚴祠相望示千秋知己焉嚴先生自荅君易巖
語外言論風旨不概見而臯羽著作種種又一則不事王侯
一則王臣蹇蹇後世遊者登子陵之臺上臯羽之墓其有辨
乎其無辨乎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神者勝則
取歡寄暢何之不可陶沉伉鬱烈於人間世爲縹緲爲蒼鉉
而胸中并不設一優柔平中相也卽蕩而企海上之山虛而

歷亡何有之鄉寂而托廣莫之野恠而倡逍遙外物之篇惟
心有天遊者能有之阮氏殆近之矣

趙忠毅公文集叙

自昔偉人鉅儒崛起一代風師百世者往往以節義掩其文
章然宇內得其尺幅緒論輒諷誦低徊相與愛而傳之故主
大夫崎立特行秉正不阿也者其所論著斷不隨人步趨志
至帥其氣氣生蓋其才於以感憤激烈之志吐章摘文波委雲
屬而後世聞風私淑之士亦得緣所言以想見其人則是文

章一途未嘗不錄節義傳也余於少保趙忠毅公見之公初
成進士以汝南理拜度支即時江陵臥病不與禱祝者三人
公其一也已遷吏部考功以疆執忤貴人廢逐去家居三十
載閉戶著書海內仰之如霽雲曙星熹廟初以奉常起田間
歷長西臺旋位冢宰正統鈞可謂遇矣時中外方嚮信公卒
無委蛇巖巖肅峙一時升引多正人端士與公同意氣者也
然忌者駢駢交伺而帙奸益力廼悉謀附璫璫提熱柄能碎
人欲得公而釋憾竟誣賊戍振武以死公死名益重重以正

節以忠讜關時隆替豈不悲哉公負海內重望餘五十年天下目為司馬元城不屑屑以文士詞人顯而筆躍七曜氣沛三湘濡毫伸紙又何磊砢浩汗也即賦咏閒情嘯歌簡佚不事莊厲而片語微詞皆足聳動天下亦足不朽當世矣若乃司銓秉憲啟事陳謨黜邪辨奸推賢讓能雖有晁賈方斯篋如豈不足登作者之占壇為千秋之標準哉自古忠孝蒙冤牢騷怨懟每多悱惻感慨見於詩歌論次今披公遺集其以扶忠殛佞之意發為崩雲裂石之音感慨深而蓄積大是固然者至若託懷嶮烈攄詞冲淡志正直而不夸憂君父而不怨非中實有得力烏覩是乎余附公梓里後進欽其風槩每師嚴之儀以為鵠當天啟之季後先忤璫去國公去不已而難作公子及甥與公之客皆及於禍流亡散失不有其家嗟乎雖司馬元城吾未知於公何如矣顧獨剩此殘編不盡厄於酒鴟饒查若有護持之者後公子上書訟寃上詔禮部議卹子謚晉秩少保天子愍其忠亮鬼神知其正直天下後世想見其風采而公之集未傳於世則後死者之責也余為釐

次得詩若文二十卷爰命梓而傳之要之公之所可傳者在彼不在此矣

葛震甫詩叙

向余初讀震甫梅花詩神相訂也聞其家震澤蒼翠間念何日買一小舫蕩漾烟水至梅花深處對坐伊人以慰平生後在銓曹見選人籍震甫名在焉喜甚則又念若高士何緣到此及識之行隊中神采奕奕超然塵表人也不負向來摸索心爲之喜及自單一付以去浮沉數載清譽自喜垂囊歸來

惟解詩卷一囊耳潞河相對文酒暢酬經歲又復別去今守留樞則震甫正携家此地時事孔艱憂心如醉每對震甫未嘗不渙然暫釋兩人相慕甚殷踪跡乃多巧值蓋亦有天幸哉震甫好爲詩余好讀震甫詩震甫詩無不使余讀者計知震甫莫余若今序其詩遍海內而余不一言奚其可余嘗嘆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爲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吳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翻王李後必非先沿爲故事今

則各在戶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
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囂莫辨誰是余觀震甫論詩入微顧
其口中從不聞臧否一人以自位置而一時名能詩者指及
震甫無不內自屈服然則震甫匪惟才勝卽其識度去人何
止萬里譬之高會羣賢辯難迭送中有真人安坐無言靜氣
所攝衆義皆墮請問此一坐人孰爲優矣今之耆宿並稱陳
葛或謂震甫輪眉公尚在出山一著雖然詩以窮工亦以遊
勝震甫家昔不貧索米長安故業乃盡而車蹄聞關動輒萬
里九州奇險足日幾遍向使堅臥故山此味何從得歷今其
詩老而益勝安知不從此進造物與人千秋何可徇情測也
震甫旣老於此得失寸心不言自喻於余是語宜有莫逆之
嘆而余序其詩不其詩是品第存今昔驪聚因緣與稱詩之
概於篇者蓋知震甫詩其傳可必無俟余言且欲後世知余
兩人相知獨深有如此也

參同悟真譯翼序

魏伯陽自言不樂權榮脫疑名利以靜退澹泊張平叔幼親

善道於儒家法家曆算家醫家兵家陰陽家讖緯家靡不究
 心後徧游海岳遂遇異人此皆英雄豪傑世出世間用以御
 政養性强已益身秘采靈文咸著丹訣其原本於羲易其言
 不詭於聖人有旁門異術哉聖如夫子問及老聃及門之士
 傳有施存者得遁化變景之道第不列於七十二賢夫子故
 不以鉉同為教耳大司寇甄公體湛道德羽翼聖真列在杏
 壇詎出端木氏下端木氏以為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不可聞自可參可悟為聖門之伯陽平叔即一辭猶
 贅矣世喪道微性隱天鑿同離於真真滅於妄若黃石丹書
 所名身之八殺命之四業者司寇公惻然惻愍取參同悟真
 兩編譯之翼之譯以辨殊言翼以輔三註理抽秘密妙解真
 詮復首立五戒為敬事天地忠信君親貪嗔殺妄抑又其次
 則主於立人倫由仁義牖民化俗俾母罹於刑誅凶德之禍
 性命可以長久天下可以治平噫不亦大與至於日月龍虎
 男女剛柔諸言不過闡析鉉微正彼訛舛雖明采煉之鉉功
 直指金丹之大藥而非溺志長生徒慕冲舉以為驟虬控鶴

地也者公忠亮慈愷詳刑慎郵方欲補國家之元氣通四海之精神導陰陽之樞息水火之戰何暇治鉉同而學廣成耶攷古名世大臣率從神僊示現昔楊文公爲武彞君陳康肅爲南庵主歐陽文忠爲神清洞主韓富二公爲紫府崑崙真人公當名登玉簡籍譜青華譯契翼篇知了悟在性天心傳在元始而功行在著述矣余善病拙於衛生不能如唐仲綬讀千字文有悟於心動神疲之語又安能遽悟於公之譯翼也願就公乞刀圭而求藥石之

友梅先生四集序

脫名利之途而遠引以去其志宜無所不得然亦視其時矣天地既閉身焉用文是激而逃也卽能超然徇往其志必多幽憂惟世已治矣我出何爲一丘一壑一詠一吟皆帝力耳生斯世也而爲斯民亦云快哉故有考寂寞之音尋棲逸之音可以見世運之隆汙與朝廷之所以爲治者此一論世法也我朝累業熙洽孝皇世皇享國尤永淳化洽翔下遍窮谷而大江以南山水蔚清林壑深秀吾意必多幽人遺老徜徉

其間不與名近名亦不及獨寐寤歌而不傳於世者不知其
幾矣乃今從震甫知其祖友梅先生先生弘治之年而老
於嘉靖生長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間居在東澗庭尤峯最
勝處家多遺書翫物及其先人之廬皆世守宋元以來其於
用世之書無不讀者先是山中有王文恪諸公功在朝廷吳
人多爲興起先生獨語同志曰世幸無事何用吾儕吾與子
爲太平之民不亦可乎遂堅箕頰之志余嘗敬展遺像諷詠
其詩爲慨然神往久之以彼閑家厚族教行於鄉生爲墓志
使後世知其爲人是豈徒放情林草一意埋名者使出爲世
用必有可觀終焉隱淪是亦不可惜乎夫使生當盛世不知
咏歌化日近舍湖山之勝躋蹬風塵或如晚季素封子從事
猗頓之術敝敝焉權子毋衡肥瘠日夕持籌不休志識逾下
欲如先生婆娑鐵柯香雪間日與山水朋舊浩歌而忘老豈
可得也然則先生勝槩遐踪固可想不可攀而得以閒適之
身據烟波之勝振寥廓之羽發淳古之音者雖塵外卓軀實
盛代休風讀其遺文思其高致有不懷我孝皇世皇深厚之

澤者能乎哉昔者子美有祖稱詩唐初至厥孫而家風大振
震甫今之子美草堂近我樞署時與唱酬往還人比浣花昔
遊用爲佳話今又傳其祖集於灰燼蠹鼠之餘而屬余爲之
序 晏當時必簡行世未開幕府弁言也然則余傲武哉

爲臣不易編序

先司馬官雲間時常喜述郡中人士首推澹志黃先生盛有
才譽與難兄太守不減二陸然邈其掄魁實與余同以已酉
登南牋榜文章氣直造相契合甚久不謂宏才碩抱浮沉小

草僅以佐郡終也余猶記長安道上偶見爲臣不易編一書
其時未獲觀覽固已心識茲來承乏南樞盈盈一水未遂把
袂適其館甥章子宜昭游余門下持是編問序余乃得受而
讀之感慨時事箴砭臣僚淵乎有深長思焉余惟人臣之誼
至今日益難言之矣經世以才持世以節才不可以辭難節
不可以有已兩者相須此上臣之大凡也自昔名臣哲士秉
志堅貞圖迴遠大以一身係國家安危之重扶今古名教之
衰志慮感通精神繇之以出故能尊主庇民成光明俊偉之

業流光史冊聲施爛然若夫庸庸者流經營止在身家鞫辨
不過簿書究所建監大畧可覩安望卓然自立曙將相之鴻
烈感節義之幽忱也乎澹志援古風今自虞夏以迄趙宋僅
得百人其所揚扆嚴且覈矣然而托寄宏遠闡晰遙深觀其
繫贊微意卽春秋褒削之旨何以加茲雖傷其遭者謂蹉跌
明時跼躄下寮位不配德然疏進是書黼座嘉賞稱爲有裨
臣鑑立言不朽足資明良觀感之功亦不可謂不遇也聞先
生少丁古文辭編纂甚富是編尚論古人感懷觸事忠不忘
君婉言微諷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於篇中所稱引節
才之大者微者亦何媿焉今學使者採風懿好祀之誓宗余
不及見其人見其文知先生天性篤摯博物醇雅力足興起
頑懦識能進退賢豪謂之有百世風識者知余言不誣豈徒
規摹先進儀型鄉閭足竟其志量也乎

史斷序

楚中友人曾儀公訪余白門談文論事口如懸河尤精禪理
寓選佛場一榻疏水供晨夕不足晏如也其於禪家宗指斬

釘截鐵妙有悟入非臨濟廣孫口頭野狐也一日出史斷一
編示余余謂論史猶如論禪要有實見得處有收拾得處卓
吾老人着眼最上一乘快口直喉不顧百世之下是是非非
其言曰百世而下有能非是予之是非者庶幾旦暮遇之矣
儀公之著斯編固卓吾之所欣然遇者也彼其謂漢文帝宋
仁宗爲恭儉守文之令主當矣而以武帝爲大有爲神宗爲
真求治則過焉謂叔孫通王導謝安爲因時大臣似矣而以
事四姓十君者爲吏隱則乖焉謂王陵溫嶠爲殺身固一得
之見矣而以李陵附名將之後許敬宗下謂韓侂胄附儒臣
之後則舛焉凡如此類不一而足儀公皆有以正之至於謂
七國之齊趙韓魏爲大夫之篡弒以項藉之弒義帝爲滅楚
畧三國五代而詳漢唐宋則儀公特見更得春秋不傳之旨
矣此書一出必有倡明正學駁史遷班固之訛者儒家筆削
與禪家喝棒傳衣大畧相似一切附會影響無與真實公供
讀儀公之史知儀公之禪矣

岳心翼先生醫家正印序

史載阮氏七錄有醫經九卷鄭漁仲藝文志載醫方一家凡
二十六種而馬氏經籍攷又以醫家列於子類與經史集四
部並傳廣成河上於斯著矣心翼先生淵源六籍藪澤九流
於脞談冗輯罔不瀾翻咀茹而時出之著有醫家正印印諸
醫家之畔於正者也先生少而善病如李雲翼遇安期生遂
以工醫醫益精良保身之心心存保世爲著此書舉凡廣嗣
保赤願老尊生以至男女證治家居讀書客旅仕宦行師與
疾濟難扶危雖寸膚必護小青必剖指脈理之委源辨藥石
之損益消息於五運六氣從寒熱溫涼故抑燥急堅脆衰弱
因時因地因人而施按治以病制方以方療病無有不盡其
意者吁亦微矣從來幸靈之神於術長桑君之聖於醫陶弘
景之精於養生服餌大都以其苦之味手調鹽梅以補瀉之
方斟酌元化故採時則藉名相度世則仗良醫夫豈小道哉
先生三吳名儒理學經濟無不精請與微而葆和式穀有壽
石朗陵家風長君以畫省望郎出守名郡穎渤同稱翰中恩
口不以同明識者卜其大器昔游彥哲問政於宗端論政曰

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仲舒養
氣之說亦然此政通於醫醫可通於政也今天下氣日日病
民方勞恐悲思思則氣結悲則氣銷勞則氣耗恐則氣下多
呻吟創痍以求更甦尤所望於醫國者安得先生鍼石艾熨
立起之是編也當與藝文經籍並載以傳矣

范母八行圖說序

聞之蘼藜致功必獲殷豐余嘗覽古聞懿著陶侃孟博之母
教誨式穀如響斯孚至於天表之應集福迺社其家之繩繩
蟄蟄食報於賢母者爲多何則感而後動人之性也原夫嬉
戲俎豆之時未就外傳靡依匪母觸目提耳能自得師忠孝
雖自性生楷譽必本慈訓有繇然已余與虞城范氏同出先
文正譜系比與乘六使君交好聞問不絕稔知王太君姑儀
克嫻不減鍾郝大家方其閱歷諸難諸孤呱呱泣歌鵠丸能備
嘗荼苦惟母聲律身度嘗自教兒洎乎拮据門祚綢繆陰雨
不斲簪珥之費佐諸藐孤績學令聞乘六爲名進士偕諸昆
季鳳翥鸞飛才德竝懋文武具舉至於鄉里之選方旌之責

惟虞城范氏爲最比古之積笏傳研者休有烈光則歸諸母氏之教實弘且鉅乘六使君尤雅繼前脩服膺先哲龔黃治行翔被潯水恒山間旣已展朱旛之業不失嬰孺之思爰鑄母氏遺訓圖說手爲續編廣而行之豈徒彰茲內則無忘南陔將以示諸後人披是編者童習而夙成家傳而里化用闡太君畫荻剪髮淑思懿事以錫類廣慈以教一家者教天下此非坤貞之德垂譽無疆者歟乘六泫然寄語曰以我母之辛勤蔗葢也而潘輿不逮幸庶幾藉茲編之貽令我曹永砥名行無墜家聲也亦猶先公之無忘藿粥時云爾余敢不拜爲家範

眉壽集序

余往聞維揚有不盈顧小侯少年人傑也負文武儒才志意不凡久已心儀之嗣備留鑰適逢寇擾淮甸江南北太震揚亦戒嚴乘陴而守不盈出方畧佐當事籌策爲多警少定晤余於白門與語甚合胷所營綜皆關天下大計始嘆所聞之不謬也夫不盈爲少保超之介弟環衛橫刀身衣五色袍乘

六開馬直屯官宿仗內豈不貴顯甚都問胡爲歸來則向以
璫燄薰人急急避去其中所存不可想見哉歸而杜門著書
留心史學不問戶外一事守禮義法度奉母太夫人甚孝太
夫人安之于于適也實以羽烽恐驚杖履迺超之通侯邸第
今歲丙子春仲適當設帨之辰不盈指雲山爲豆鳳河爲觴
觴母又丐東南諸人士蒼言以稱壽余惟太夫人英國女兒
少保德耦朝廷命婦禕翟在躬龍章在櫝乃仍襄恪與榮靖
榮僖之貧素持盈保嗇留有餘於后人不其多乎少師嘗膺
命封岳祝天子萬壽卽再拜乞太夫人以百歲之身又日媪
侍堂上以列侯鼎食入奉滫瀡出則宣力矢忠匡衛社稷而
不盈復左握龍泉右操不律將壇文苑饒欲兼之太夫人何
不愉快康樂食爲加七哉茲將酌者之言彙集成帙余一再
讀嘆夫故國世臣富貴其所固有而報國傳家一惟忠孝如
超之不盈邈所從來實本母教得此流傳當時輝映來茲奏
之膝前益昌熾而康然世之壽其親者固有道哉昔張都督
德遠爲母秦國夫人建眉壽堂茲有眉壽集今昔同揆余喜

且服題而歸之

王質行制義序

文章一事天下賢豪雄俊之士大都以精氣相取暗中索摸必得其人以弘通氣誼如導師傳衣一語當心便授麈尾當闡中燈火青熒神氣往來時已一一心識固無俟發策探名而已歡然性情之同量矣丁丑榜發石齋黃太史得士尤盛如魯詹彥升臥子諸君稱一時玉筍班而王質行氏尤以年少竒才爲時流推仰有庾鮑之目云余潤跡戎馬久不與此

道作緣近以羽書少暇偶披房牘見質行文偉麗特出兼有衆裁心賞不置比質行授官南曹傾蓋歡甚觀其人又何冲然柔服無文士矜飾之容也余因嘆石齋能得士矣石齋評質行有曰文弱若處子意度欲開闢宇宙掃除狂翳廓如也夫人與文非兩截負殊絕之才者必有寧澹之致抱淵弘之學者必根忠孝之心可謂帖括小道無所原本乎今觀質行文或溫如春暉或明如秋江或舒若散綺或潔若立冰皆往往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見於語言尺蠲之外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以此才魄救時龕世與諸同人秉正直之志建俊偉
之業以大其師傳上報天子豈沾沾文章之士已乎抑吾觀
質行志不屑當世耻不若古人如漢孺子圯上受異書體性
高邈吾不知其所至矣試質之石齋以爲然否

王子雲留響草序

子雲之以文著於世者久矣然子雲豈直文章之士哉其悖
行砥節慨慷慕義有古烈士風則子雲正不以文見也余觀
士之弱志纖趨日汨沒聲利場中身心之地無所挾以自重
卽有倜然稱雄蕪林所謂採春華忘秋實曷足貴乎子雲世
守清白不問家人生產時苦貧窶至絕厨烟著書飲酒晏然
也今年春以經理弟喪謀上公車行次金陵執贄見余邸舍
時時過從非道德仁義不談饑則啜粥暇趨如家人嘗與余
書云生平服膺惟趙忠毅及余而兩夫余行能薄劣何敢鑿
忠毅而子雲日夕手忠毅遺集諷誦不輟故其爲文聲情法
脉亦絕相肖余思忠毅浩然正氣充塞宇宙大節煥煥與日
月爭光是固不以文顯者也而子雲於風雨之餘焚香展對

讀其文想見其爲人至於太息流涕不能自已則子雲豈直
文章之士哉今子雲方在困扼駿發未聞牢騷窮愁非此無
以自娛故梓其稿以行於世則世之讀子雲文亦想見其人
爲歎嗟感嘆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雖然蓄穀者不病凶年蓄
珠玉者不虞殍死子雲有此亦可無悲不遇矣

贈白齋上人序

客有徵余近况者笑謝之曰洗流月之夜迴曳光烟之曉匝
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余其忘世之人也哉時漁獵
內典似有悟入益覺山蕪野衲都可與叅聞有白齋禪師昔
從楚泛舟而下駐錫南郊業將二十載其發願也廣大其持
律也精嚴締構淨若工欲侔於造化接引衆信念欲等於佛
功余心异之就與之語如遠山相荅積雪交輝一切聲光俱
墮至聞每衆缺供則七日不食感動人天施者雲集可謂分
身百佛應現十方者矣自時以後梵聲乘虛三大佛鑿其苦
行天花覆地五大寺遜其弘功千香靈爨自起風烟九乳慧
鐘獨鳴霜雪何難普濟游侶廣植蓮因而檀越善信鱣鱣焉

慮其勢不可久則功不克竟也冀邀衆信之鴻慈爲市數頃
之福地庶粒粒旃檀更無雜草而村村簷蔔不嗅餘香直上
炤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關更下徹一地二地乃
至一十八地有障皆開業非細也德莫大焉余因有感於儒
釋兩教之相近也精嚴其律則似爲忘世久廣大其願則又
非忘世人而總之不能精嚴必不能廣大則兩教聖人其入
手出手各有證解白齋乃可與參此耳語云一念之仁於物
必有所濟白齋形枯骨瘠日惟啜水不譚禪說法而以精嚴
廣大出世度世又何必沾沾乘權謝事以課其功能之盛乎
哉請再與檀越善信共參之

張蓬元撫畿疏草序

都御史張公填撫畿以南越期年章凡數十上辭既成出以
視余不佞余讀而嘆聖明知公之深用公之大而公之所以
效於國家者遠也恒山一鎮咫尺神京此其地何難哉天子
南顧嗟咨以爲非公不可命持中丞節以往而冀知公也深
矣公至而簡軍實備儲精實員缺拯災劫一易置閒諸廢弊

然其舉蓋內地先綏安外方先震疊而此兼之無事先綏安
 臨變先震疊而此又兼之兼之詎不甚難而公弗與知曰功
 名非吾所有髮膚非吾所有期灑一腔熱血上報君父耳顧
 今天下動矣勢將漸不可為亦唯是厚固元氣以徐解其毒
 猝有事變吾有以待之足矣會白蓮妖人所在揭竿日蹂躪
 鄒滕間業奉詔以師助勦將發而景武告急公當夜飛檄集
 東援師協津兵合擊之而復觀授方畧攻其不備一搥頤間
 白家屯之巢以覆矣一時群不逞之徒乘機觀望蠢蠢思動
 者無不鳥獸散而鄒滕亦以援絕就平若非神謀素定應機
 一遲聽其往與妖賊合以北窺津瀛而輦輶之奸細線索潛
 通邊圉之環衛精神尋餒其羽翼之在四處者蠶擁競起魚
 爛瓦解尚忍言哉夫人一隅急止見一隅耳今一隅無恙動
 關天下而况畿南豈一隅哉然則是役也以絕二東之藩角
 人之所知也以彌四方之釁孽人之所未必知也而其他密
 殲大憝豫銷禍本更有在人所未見者嗟乎此時何時而尚
 堪有可見之功哉公之功大可知已即今時勢如何憂憂而

比閭安堵若不知有捨穰者獨特我公在耳公猶孜孜詢民間疾苦日撫循之斥墨抑暴灑然與百姓更始蓋初形急而情緩公應之以整暇後形緩而情急公飭之以振勵緩急之間其意慮遠矣以此言之其效於國家者何如哉以故凡有補牘當宁無不撤績以聽次第報可余於上之知公用公以卜太平而未暇誦公公亦非一二誦言所可既也是爲序

將畧標序

有一代沿襲之氣運有一時激壯之幹畧蓋幹畧生於氣運者也積衰之漸卽後起之師故豪傑駿雄之士感憤時事興懷往昔觀世務之所少指事幾之所繫因事相幾以幾植務畢一世之膽力赴之而幹畧出焉是運氣遷流之故能困天下才亦能生天下才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國家幾十年來輕於卜相而難於選將每遇事變拊懼興思左右四顧而不得其人非一日矣蓋緣承平日久文弱相沿卽號稱宿將重帥亦且雅歌緩帶坐鎮爲樂誰復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幾尚變合畧貴弘通也乎然比來東西交訌

闔外無功豈皆師武臣之咎歟考古驗今發縱指示謀之不
 減繇文士未有盡心焉爾余近輯戰守等書用以訓練戎伍
 庶幾曉暢方畧而上觀千古擺指未遑及覽東南之彥留意
 時務者往往直思沈美揆策發機人傳韜畧雖復屈首離羣
 不忘棄繻請組之意驕茲紈袴羞彼巾幗或亦氣運激之使
 然也江左諸周爲人才丹穴艷稱海內臺公尤負瑋奇饒經
 濟下幄之餘每喜仗劍幕下參謀行間中丞張公雅意重之
 時時竊嘆時事流失干城靡倚凡勦撫進退着多失宜不勝

感憤於是從史傳浩繁中摘其可訓師中合古兵志者繫之
 曰將畧標夫師者水行地中之義也將得其畧如水之逢其
 源也於以行地莫之禦矣譬之於醫有方有案一經指點岐
 黃精意如指掌神而明之存乎其及耳易曰知幾其神知幾
 則知畧用兵若神亦何難哉余喜南國多才羽翼氣運行將
 有待如周子留心大計不難立奏膚功辱國之耻我知免夫

後學蔡祖馥

全校

甥孫王作肅

弟 憲 宗 文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五序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六

記傳 王靜陽有稿

門人楊萃

全輯

愚甥王孫錫

不肖男毓秀櫻梓

記傳

遊南園記

癸亥閏當十月初猶杪秋云數日露零襍以微雨至初三而霽輕雲時時點綴草木含滋纖塵不起遊者不知其為

龜也晨後同學生仲昌含樸王生君翰出迎薰門路旁蘆荻
颯颯溪流灣環行古橋高堤上一帶衰柳老碧流黃與紅相
映發轉足撩人絕勝春艷十倍一往可愛昔人何見而悲不
已耶大河南岸爲李園園中檜栢參天萬株陰森青蒼之色
矯矯若傲異哉人世寒暑不到此中歲寒之盟余將終身託
之矣觀物軒飯罷陟南山亭上拂石圍坐栢子珊珊紛落席
間幾滿取藝爐中香殊清辣與野意甚相稱此時若龍涎雞
舌反不肖矣壺觴間行笑語遁發林影錯亂夕照漸低遙看
行間有抱琴至者罷酌而起正襟危坐悄然無語含樸一再
鼓高山流水曲琅琅有別韻命童子於洞中聽之作水龍吟
似山與谷皆應也君翰曰此中聞有祭風臺盍往觀之御騎
以往至則數健兒在焉見所乘馬翹騰不勝氣作命取馳驟
道上於時人馬相得據鞍生風蹄蹴電飛着眼俱失急於霧
中細辨之見馬上起舞或翻或臥或折或踞或坐或歌或抱
或脫或躍而立或頓而側時手撒轡時腳躡鞞時身離鐙以
爲勢拖將墮矣而盤旋益熟觀者無不咋舌而神色恬然自

若也余曰臺名祭風彷彿赤壁而無所本何如卽名戲馬不
事典而情覈乎衆喜而登路甚紆曲屢折至與黠亭再憇再
登樹枝低亞與帽相礙至絕頂四望落照銜山歸鳥隱沒回
眺城郭炊煙萬縷與暝色相亂茅屋高下在乍有乍無間仲
昌曰此米家得意筆何從攝來因大呼叫絕余以此間大致
半在雨中月下爲勝居人少勝情率無乘夜衝泥至者外此
而收其妙無如晚景其氤氳莫狀微茫莫辨無雨之淋冷而
有其寒暈無月之淒涼而有其淡幽蓋天留之以與閒人而
人不能取者也故凡登臨者晴不如陰晝不如夜冬夏不如
穉而今可謂兼之所取不亦奢乎急呼酒來把杯問天從人
告酒竭餘興未盡俟於月下雨中再續此遊也

西郭雪遊記

元夕張燈遺俗固然自初十後燈事始矣癸亥冬無雪至是
雪竟日夜不歇庭砌皆滿十一日晨起推窓彌望徬徨起登
小樓上俯矚萬瓦鱗鱗參差相間猶以垣壁小礙不大快暢
發意出郊外一看童子請止強作解事語曰雪中宜樓宜暖

閣郊外寒甚凍人欲僵柰何余不聽携茗碗酒具散步出西
郭半里許轉至奎閣一望平遠倏然無際空中片片繽紛亂
墜又爲微風所攪乍翻乍起如迴如縈大似作態以媚遊人
嗟嗟如此曠觀不至不見宜樓宜暖閣幾何不以此言其耶
因大叫快哉不懶雪意益復飛舞飄漾與人意競閣前環以
平池池水將解爲雪花所盪冷光洞徹作玻璃琉璃光池外
則古堤層層疊嶂複嶺不啻玉嶽玲瓏矣今年歲前立春柳
色纓纓新黃欲綻忽爲瓊蕊粧綴正如小蠻初學舞時纖腰
乍灣婀娜輕盈粉頰皓素艷撩人真是天地尤物若以濃
桃繁李配之未免脂膩氣不其辱哉於時靜對良久入境俱
寂因命童子取階上淨雪溶鐺中泡洞山茶斃也盡一二甌
一派清思往來心目間儼然坐冰壺而飲沈瀜不覺喉吻皆
潤骨體欲仙此中恍若有會急需一人與之語而不可得遙
望前林蒼松翠栢中隱露絳紅色巧爲點染天然一幅好畫
熟視乃被羶策蹇而來者至則仲昌李生也取酒嚼梅花二
卮同踏雪祭風臺下寒不可禁乃歸歸至味鉉堂中紅屏圍

座燒燭轟飲試看雪裏燈其光景何如也

吳橋縣梁家村白衣觀音庵記

吾邑城西三里許古堤蜿蜒勢抱如環其聚族而處者皆梁氏也余偶過其地見有白衣大士禪院相好莊嚴棟宇軒敞頂禮之餘生歡喜想因進住持僧問故此寥寥數家村耳金碧輝煌何從得此精藍僧曰居士梁博者愿謹人也具有善根廣行方便鄉里皆稱長者忽有所感輒發此心殫竭神力功未及就而卒臨終呼妻吳氏語之曰吾平生殊無欠事來

去可以自如所未了者獨此若其爲我成之氏諾心營手畫兩年遂告成事刷盡囊篋不足而鬻田宇佐之又不足而鬻簪釧佐之止了當原初一念非有所爲也余聞之矐矐善哉今禪林梵宇所在不乏緇徒緣之漁利有之素流借之逃寂有之不則假以祈福滅罪十而九矣此其中沾沾福利是求而外飾善名慝孰甚焉有如一念感發隨即圓成一瓦一椽悉損身口所需拮据極瘁至死不易抑何心哉彼一婆孀者乳乳隻影四顧罔依卽有福田可種何與目前事而破資從

事食貧不悔亦一異也夫貧富生死之於人也亦大矣此而不計他何所爲者夫無所爲一念光明圓淨爲聖賢心爲菩薩行胥從此出以稱上善不亦宜乎嗟呼善與利之間微矣推此言之臣忠子孝丈夫節義出於有爲而爲者皆慝也若梁氏夫婦者是則可記也夫是則可記也夫

獻縣我劬王侯修城記

余向於役二東以文識我劬王侯見其闔深磊落尺幅中具有豪傑之槩私意它日措之事業必能建非常規遠大而不可

與俗同辛未侯釋褐分符獻陵獻爲瀛南首邑南北衝衢

望斥鹵流冗襍集竄跡推埋中往往走而怯僿探囊壤又與深武錯它處盜魁時時闖入招納亡命相與嘯聚其地遂爲萑苻藪侯至而廣設方畧日懸告捕之令獲賊者有賞不則連坐毋少貸往日良民懼掠坐視盜不敢問令旣下良民無不捕盜者盜又轉相捕及盜化爲良民侯好語旌勸之以乃無盜以故枹鼓稀聞四野熙熙夜戶不閉也侯復自計曰吾嘔心爲此境內少靖亦不過及境而止卽威聲流聞外境盜

戒無犯亦不過及吾身而止然流寇之號澤者四處蠶起吾
所恃以保障無虞者非城奚賴焉獻雖有城不過壘土爲之
何以垂久修築不可已也而又念民力悴矣民財匱矣力不
可疲財不可殫非吾誰其任者乃以其月興工某月告成事
易槩以碑數用五十萬計灰以某計夫以某計計所費不下
二千金總出侯橐中役竣民間未有知者嗟夫城民之衛也
民卽愚未有不知自衛者役其力以營之出其財以繕之鑿
金錢効畚鍤固其職也乃綜理經畫猶出自上入之心其勞
悴與民固分任焉任之上者上所不惜任之下者下所不辭
而况又不煩其財不用其力使閭左優游坐以享安堵之樂
耶然則侯不惟先民盡其心且代民盡其力與財非真實愛
民烏能如是乎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則民不怨夫勞民以保
民古人之事也而保民不勞民非惟今之人不能卽古人亦
不數數見矣此侯之建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修城其一
也余故喜而紀之以此一事槩其他事而豈足盡侯哉侯諱
調鼎止東濰縣人辛未進士

南兵部標營重修營房記

維我高皇帝定鼎金陵環以宿衛列以瓜牙大小神機三營之設所以固根本而鎮東南也南樞之有標營自前司馬孫公鑛始時因不逞糾黨謀逆事敗特題增置用備非常其所蒞將士皆拔衆中翹健屹然一旅稱冠軍云軍既具爲立營以訓之簡練有所矣風雨之勿蔽其何以頓我師於計棲息置營房八十楹而諸立表則有棹楔畫界則有繚垣樹燾則有崇臺治兵則有廳事開廟有赫以臨蒞之凡以備營制而

示嚴翼其來舊矣往者更五載當一葺治冬官計值鳩工邇工帑告匱水衡金錢無見綰緩視踰期營乃且圯余承乏叅贊賭茲類敝感然靡寧乃以捐助倡自將吏以下輸鏹無怯更稍節饗士犒師費共得中金三百有奇量工諏吉四閱月而告成物爲之備事爲之宜因往制而更新之聿然改觀諸部曲晨而聽令夕而設防白羽拂月赤羽拂日箕張翼舒營循其則稟仰要束居處寢食無使眩匿無使顛躓余作而歎曰吾聞治國如治家人有見其家之室宇漂蕩而不亟興業

屋者乎然而家督亞旅匪一人任也苟卿有言堂土不除則
郊草不瞻曠芸然而剪刈非一手足力也南國承平日久士
卒孱懦半屬枵腹當事者往往以秦越之肥瘠視彼荷戈者
不獲一飽安謀其居卽或毅然發憤爲綢繆思輯計亦不免
肘掣而衿露已昔者鄭子產責晉人以隸人之垣羸諸侯必
崇其館車馬有所百官展物魯叔孫婁所舍雖一日必葺墻
屋去之日如始至彼其於隣國也且傳舍而猶若是况趕趕
武夫以衛豐鎬一旦有事責其驚如而赴死地者宵啼露處

寧無惻焉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園澗藩籬障塞皆應編
畧余受賑非據畏此簡書日討軍實而督誨之庶幾壁壘改
觀旣爲籌餉復爲葺居有旦夕不敢卽安也者則斯營之更
新庶其無湮前尚書鑢之志無貲某今日之職費省而用博
衆協而事舉壘具而庶績興又何敢泯諸將吏之勞焉是役
也經始於丙子季春告竣於是年季夏軍書集龔石未紀
屬以病不任告冀旦夕得請解機務昔蔡凝之去中書而志
其修廨之意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則斯役之事期經費出

網織悉俾後可考猶其事也故文成於丁丑之孟秋諸將吏
姓名次列於碑之左

屏山書院記

潤州當大江之委山川之秀甲於天下自岷峨以來西陵白
鹿赤鼻匡廬天柱青林迭爲其輪至潤乃悉滙於江三山鼎
峙屹立中流然皆順其東下之性勢莫敢抗惟借立肩隨唯
諾步趨與江水相揖讓而已北固爲潤州屏蔽而其勢獨欲
與江流爭指顧金焦若前矛後勁千里逶迤借其吐納滄洲

萬里掉臂弗顧其於人也似孤竹之抗節於首陽滄海之椎
礪於博浪千迴萬折而氣不少降者也北固之勝以其露乃
其露從英皓時得名而其勢皆折而就此攷舊志壁有秋月
潭三字爲昔人倚艦所書宋泰定中郡守史君嘗疏以藏舟
則知江流舊經山麓夜月棹舟直抵磯下鶻聲猿嘯狐幽迥
絕乃今江身徙去數十武蕩爲平陸黃蘆白葦梗有滄桑之
異矣程君九屏以南曹郎出守是郡政平訟理大得人和此
因歲稔竭力賑濟偶登茲山顧而樂之嘆曰古人以歲旱輒

興土木誠救荒奇策也因與郡邑士大夫相與修放生之會
月必再至焉不糜不卵不殺胎殆亦王政大端而相與託之
爲游觀使之山弗使之知也遂因北固之背疏山爲池使江
流直經其下仍故道焉裕舒峭拔與江流相吞吐更闢書院
於其上政事之暇羣譽髦子弟與之講道於此而息偃其間
予頃以言事解留樞任道經絃星遍眺三山遂感昔人有江
山如此不歸山山靈見惟驚我頑之句而程君經營既有成
緒問額於余余因以屏山名之屏之爲義寧止障遏江海已

哉百折不迴之氣卽以屏蔽天下可也或曰太守別號九屏
而以屏識其地亦如韓亭之誌昌黎也地以人傳其誰曰不
宜

錫懷樓記

其以乙亥之春承乏留樞時因中原寇警機務殷繁蓋待日
於部治者月無虛旬每念我皇上齋居武英拊髀宵旰爲人
臣子敢有寧居是以借子部大夫之屬交脩匪懈以官爲家
間以政餘循覽堂之後垣有亭焉已隳而更新之垣外右側

爲總庫旁有隙地數十武或慮踈曠有進言者曰惟司馬所
在大衆止焉其少拓爲廬舍以退息而論議可乎詩曰于時
言言于時語語義允協也因詢之形家氏其言曰部治震居
而允拱震木也木得山而森茂良爲山山宜高峙爲樓於良
以補震缺風氣完固神人永康其鳩工便乃子部諸大夫曰
是宜爲樓構而登焉攬山川之雄麗按輿圖而經緯之是亦
籌邊樓之意也某曰是不然形家之言其小者也將以集眾
前人堂構又何益焉此中樞也而又根本豈惟籌邊而已乎
惟是天步艱難我皇上賴二三股肱之臣奠此豐芑其勅諭
我樞臣者不啻赫然再三今也肅將天威撫綏遐邇是不可
以無誌也其初爲樓以凜帝鑒於咫尺乎僉曰善於是捐歲
祿節諸費三月而告成事爰取義於易頤之曰錫懷紀帝命
也登斯樓也遙望孝陵惟高皇帝之神靈在焉肅拱紫禁惟
聖天子之威爽質焉橫覽長江天塹則東南之賜履具在我
二三臣工夙夜在公捧勅諭而期靖共亦繹師九二之訓而
可以無咎矣其繇曰在師中無咎王三錫命夫師者聖人所

慎也授鉞推轂日靖四方寧不諄諄命之况留樞主兵柄庶
司稟成居重馭輕安危所寄寧但一師中事哉顧中者重地
也道在中央以制四方然先儒有言人臣必有剛中之德而
後可以專帥師之任是中者無咎之道也無咎則可以救蒼
生將見承天寵者稟君命而不回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忮
又安得有輿尸之慮乃某觀於今日之南國而不勝懼也南
國承平既久積弊至於今日將驕而不可使兵弱而不可練
財匱而不可裕法玩而不可振上下疑而民無所措手足堯
與舜牧訛言繁興窺伺多端相猜以臆此南都軍政之大凡
也某受事至今整飭爲難然渴蹶而趨欲安地方報天子一
日未弛諸負擔不敢一日卽安也將何以仰答三錫而俯懷
萬邦耶吾願與子大夫之屬交相勉焉無負帝命畏此簡書
懷德惟寧聞于四國若曰鄙異天寵以需彤弓蒼麋之澤願
以俟能者若某也三復師中之旨但期無咎而已仰輪奐以
代顧諟竊取古人銘鼎釜之意記之

新建敵臺記

達余於己巳庚午間奉命督治潞河時軍民之荷戈聚麩者
心搖搖無所恃議者謂明河倚城建敵臺可以固吾圍而苦
時捉襟有同築舍身至身先九將吏援橐鼓視畚插累月版垣
告成回睇紅塵荒草砂磧相開高墉屹如戰守有備於以
鎮風鶴而謹斥堠其規制營剏以人事就地利使敵不敢乘
我我有以乘敵以逸待勞以寡御衆以整擊亂以暇馭紛靡
勿匠意經度也者因思國家兩都並設凡城堡亭障之鉅壁
壘封植之細制度頡頏而兩都左右瞭巡礮擊之法後乃稍

廢壞也豈亦以六朝佳麗巨壘承平無所庸張皇耳會余承
乏南樞則在乙亥之春時以萑苻未靖羽書時聞銅馬鐵脛
之賊兢兢問渡大江南北咽喉孔道幾失天塹之險於是諸
臣交章言臨江築臺可以近守可以遠擊上亦如余之策潞
河也疏報可遂醵金糾工沿江要害計設臺座凡七費可三
千緡而新江口其一也此地左枕新河右挹浦城尤爲扼要
遡洄上下居氓商賈凡鱗而集者橐而往者方項背相接舳
艫相望不有所恃居者行者驚魂莫戢倚誰爲命於時協力

肇舉雉堞前後相望報竣兩百里江流藉是保障無恐余維
留京爲根本重地弓劍攸藏東南一綫尤寰寓安危視備徒
恃險不亟修備鎖鑰之寄綢繆之策未有寔着也幸藉列祖
赫聲濯靈聖天子揆文奮武流氛掃蕩在指日間顧未雨綢
繆有備無患卽時絀舉羸拮据卒瘡其又何辭焉乃余爰成
事而輒有思也唐元和中河濫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以避
其患李絳盧坦爭之以爲張仁愿所築實據要衝倘退就天
德是無故而失險也後之君子興思豐鎬憑覽山谿其無忘

經始意哉是役也實以國家形勝臣子忠義爲之激勸考成
內外守備及各部院同事殫力捐資急公倡首而天心克在
虞曹爲多此矢心分任劉生體德身所督造也臺并上新河
和尚港則勞勿可泯特并記之

揚州重新石塔寺常住碑記

斯道之在天壤也如空之麗地然鑿地而得空以爲空在是
而不知世界之處空中若盆盂之浮芥也入世間法凡所有
相如水遷流念念不任一刹那頃成住壞空熾然四法無有

一物得常住者佛稱常住以不住故如楞伽實現諸樓閣如
陽燄影如芭蕉心求其實際了不可得本來無有是空法空
空既無有云何著空空不可得故名常住佛住世時四十九
年而演是法如以空拳誑諸小兒及其既滅像法聿興精藍
率波各以光景而作佛事唯心所現往往而有白馬西來優
填分布崇敬之隆極於震旦自漢迄今多歷年所岸谷滄桑
代有興廢住若可常云何有壞壞已復住云何可常為住為
壞從因緣生因緣所生還同世法泡影露電佛亦如是是義

不然以器別金器有變壞金性不殊以濕說波波有起滅濕
性恒在方欲住時拈一莖草建刹已竟喻彼檻泉汨然膏沸
非昔本無因掘故有及其不住非羣魔力所能摧毀譬彼管
井忽然中竭方其竭也不竭者存維揚自昔佳麗之地竹西
歌吹瓊觀煙月民生其間冶游成性魚鹽蜃蛤帆檣如織火
耕水耨取給易盈湛樂是從不愧不懼故其佛事最為希有
石塔古刹創自何年因緣廢興詳諸紀載乃有三昧律師者
紹南宣之鴻規秉波離之正印霜華冰樹膜皎月以澄潭峭

壑危峯聳我松而淚鶴昔領東林之社蓮葉田田近禮康孫
之壇瑞光曄曄錫聲飛處煙包雨笠以趨風坐具展開海湧
雲興而赴壑南棲衡霍北指燕雲闡馨老之箕裘可謂家松
揭露上攝王侯下滋氓庶翼聖代之彰瘴足稱神化宜民法
幢遍樹於寰區皈敬尤崇於梓里遂使法華半座忽露全身
瓦礫穢區俄成淨域常不輕禮拜徒勤事誠有待東坡老筆
花偶合識豈無因法旣肇於維新事必垂爲可繼是用託諸
貞石以永其傳顧余深愧陋燕久遺塵縛業已施所施心爰
標在不在義使知亘劫長存非今成而昔毀其觀唯心建立
從攝幻以歸真系以銘詩昭諸無斃銘曰佛昔舍利棲此城
琳宮紺殿誰所營鞠爲茂草委榛荆岸谷遷變如楸枰時吐
光惟舍精英道待其人而後行塔勢湧出何崢嶸空法無壞
安有成戒性澄徹觀明星示我無縫衣珠輕汝觀此塔誰爲
擎丈六何殊草一莖其中無佛無衆生多寶半座相與明成
亦不喜壞不驚脩然無距無將迎海風不震秋濤平作鎮坤
輿東南傾一洗寇氛銷甲兵痍疾永除壽康寧

吳橋縣修磚城記

余年來叨司邦政辨輿圖要害抵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自文皇帝遷都北平環衛星拱列郡邑以百數乃若瞰中原張左輔吳邑雖福小轂綰南北固四戰地也向襲承平夜戶不閉三里之城積土爲垣與民休息無暇爲言言之塘也今方域多警雖有百雉之雄尚未易捍而無險可恃豈有幸乎凡百有司傳舍其官苟微旦夕無及於其身耳一逢不測倉皇無備以至暴骨盈城何論原野伊誰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

三一曰屯一曰蠱一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則事之終也利在變更其時三其道則一總需真精神以成功業侯益兼之也有國家者莫大乎詰兵長子之固不如晉陽附民也河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也茲月餘之間互變頽堞爲崇墉迴視向者箭瘢刻畫暮夜號於郊外無扁鑰之限可以倚命侯不憚捨攘措之衽席即四郊多壘寧復如昔之惴惴無固志哉考春秋之城列邑國不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謂敏子襄城鄧君子謂慈顧叔敖三

月而成子囊猶有待于後功用殊矣若夫決疑謀興軼事不
再計而決不踰月而成則敏且忠何如也然非常易想慮始
爲難當驅呻吟之衆以事擦作旁觀者誰不躊躇乃踴躍趨
事誦聲偕作非有沉謀遠識擔任于初仁心妙用感動于後
孰使子來不日以臻如此之烈耶使道使民雖勞不怨嗟自
之謂矣又聞侯日選鄉勇教以擊刺火噐礮石弓矢森森如
列武庫萬一風塵有警咄嗟立辦備取之裕如矣詩曰哲夫
成城又曰懷德維寧百年永利其賴此版築哉余樂觀成事
爰爲記其緣起以著侯之保障苦心若其他綴政纍纍未易
枚舉以候傳循吏採入國史不暇覩縷矣余侯諱尚春字飲
甌四川渠縣人甲戌進士

暇辦亭記

語曰兵者不祥之噐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夫旣不得已而用
之則必有已然之畫藏於胸中用若不川之秘運於微眇如
電如雷乃其寂乎無形慘乎無聲者也此非所以咄嗟忽遽
辦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効故論勇者在

能以衆整又在能以衆暇衆尚貴暇而況於將將尚貴暇而況於將將者不暇則中無主而亂腹心惟擾四肢百骸皆周章瞽眩而莫知所從敗道也周公善於謀國者也當陰雨未來徹土繆戶而孟夫子釋之以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兵刑之大者也有可暇之時又有能暇之人識機於蚤定計於先安詳而不率儲扈而有餘指顧譚笑之間而恢恢乎衛國庇民祥亦大矣本部堂後舊有亭顏之曰運籌歲久而地僅存其址予捐資俸爲繕葺之因繹運籌而未及所以運者

余謂可以運者暇也易曰暇辨試臨風醴酒與誰君子落之不聞昔之善將兵善辦賊者乎或輕裘緩帶或雅歌投壺或解臥或吹篴或六博或圍棋賭墅卽闔室掩戶奔破蒙塵而亦無不可惟其暇也上則奏音動次猶免崩潰不賜風雨之漂搖固不若人心之漂搖之難以綢繆而整頓也然行軍莫辨於我尼父其言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能懼則整能好謀則暇故夫暇者其不暇者也如費禕殷浩房琯之數君者豈不暇固已大背我尼父之訓而并非前諸公之所謂暇

矣夫我則不暇請與諸君子姑言懼言整而可

南京武學重修文廟碑記

凡學必有廟以祀孔子禮也初高皇帝以文武合一之意嚴厥教典俾公侯伯世官子弟讀書成均環橋門而觀禮樂嗣文皇帝遷鼎北服陪京世官始盡隸南兵設官教督春秋釋奠建廟以祀考之前碑蓋自景泰庚午昉也而武學之設則定議于正統壬戌所行典禮視國子有差留守大臣與參贊者實主之歷年既久因循傾圯罔有過而問焉者其以乙亥

礫之本樞適逢寇警拮据兵食每一臨學講武瞻拜頽垣蕪穢中不勝愀然顧戎事方殷難議興作賴明天子威德鯨鯢不波時率諸生習禮焉因思近在宮牆而不足式觀可乎於是移水部議繕治工帑正誦弗克集事某率諸司搨俸先焉與水部分任之而令督學王政專司經理凡仍革規制之宜木石陶冶之財錢穀傭作之數俱按期程焉事始於春仲訖秋季計費千緡其訖日而告成事則宮庭棟宇題榮棗榻甍礪除序之屬無不華整如實始作落成之日諸曹大夫語於

庭曰國家舉事權衡緩急今新廟之役衆莫不議緩而中樞
急焉意者戰則克祭則受福仗茲儼在之靈乎某曰修廢舉
隆敢索真漢臣敬其事何論緩急都人士語於序曰宮庭旣
飭俎豆維時整我絃誦待彼訊馘教在敦悅治先樽俎推轂
秉鉞神之聽之乎某曰作人之化實惟風化敬恭明禋敢貪
天工乃諸公卿大夫語於位曰昔者文王伐崇戡黎寄腹心
於于城武王橐弓矢而首重辟靡周公以天保治內采薇治
外比閭族黨俱閑其教魯僖昭假文武不出於匪怒伊教維

孔子備載六經以教萬世而夾谷之會又身試之邾敵國之
兵我國家當日能禦之士其始仗之者定天下維高皇帝倦
倦以孔子之道訓其子孫望得文武兼才保世定家是學也
視諸郡國庠序於俎豆軍旅蓋兼之矣夫維新之政不愆不
忘作廟翼翼百廢俱興將使其君子爲師貞丈人使其小人
爲有勇知方親上死長而一復我祖宗之舊於以作多士襄
皇靈震叠遐邇意在斯乎其聞之再拜謝曰惟諸大夫無忘
高皇帝之所以尊孔子而教多士也則今日順治威嚴式茲

道耳屢留都根本之圖一切晨起振衣如茲廟貌之脩舉某
得藉手寔於罪焉受賜多矣方且寇靖中原奠我江左亦惟
與諸大夫聽簫韶觀干羽於孔子之庭請俟之爰書厥語併
事之始末於石

吳橋縣重修文昌閣記

從來人文之興雖應運會然而毓秀表異則地靈攸關焉吳
為東南屬邑幅隕福小川原滄帶形家亦艷稱之逞哲蔚起
每以事業節義顯列之志秉燦如也嘉隆間有龔侯者建文

昌閣于東城震方一時人文騰躡彬彬稱盛後來議移他所
趾背而氣勿聚遂就寥落此者

壁水芹宮幾成茂草固劫數使然亦或風氣有所缺失乎余
侯來蒞吾邑值殘破後侯以名進士蜚聲兩地文事武備釐
然具舉凡庠序獄訟城埤桑麻倉園道里兵役莫不規摹有
緒義問翕然復于奠釋之餘周行覽視見文昌址基慨議修
復爰稽爰詢擇奎壁踞勝之所果莫若東城為吉躬自捐俸
庀材揆日凡榑梓甍輓白堊丹雘不日而復舊觀落成之日

逢掖子弟歡然拜舞環橋咸歎公留意文治流美千禩已又
聚而謀思所以不朽吾侯者徇余言伐石紀之余解任留樞
不于道路傳聞侯治行甚晰而此舉修廢飭墜厥功更茂多
士繇茲興感槐市芬郁壁沼琮琤奎曜騰煜蔚然應川巖之
秀其無忘賢大夫嘉興維新之功哉攷文昌誕靈蜀地今侯
爲蜀產渠故有銅魚洲洲有石蹟黃色若魚凡遇開科歲水
聲潏潏異往時必發高第是舉也侯且分甌飲淑氣點綴瀾
陽余敢不爲枌榆壇坫彰茲盛舉乎雖然余又不徒以文章

科第盡余邑之所以祀文昌也按蜀志刻梓潼事跡上溯濠
古及前後身語涉渺忽而該其本末無非貞臣良相孝子義
夫隱君子之蹟至所臚列事應非徒垂訓子衿也廣之將風
勵羣黎百姓教以忍性情明名分去血氣之欲安君子之雅
無論安危恒變不失雲漢日星昭回之象而後綏綏乎其有
文章也苟日黼黻丹青乎竽笙豆獻乎以覬覦乎祿之盈釜
而佩之鳴身乎是學不足而取是以文之也豈余與侯之所
望焉因竊取吾侯文治之意歌咏之以告後之涖斯土者其

詞曰 地靈攸萃吳川故鄉兵燹勿飭慨焉羨墻典學明倫
維茲重地踴運敷文奎躔斗次天降周禎錫我賢侯造福紳
衿百祿是道文治聿修百廢俱舉表厥多士人用興起經之
營之不日告成煥彼堂構翬華高閎扶楹勿遑加意董勸用
廣薪樵斯文是憲貞臣孝子俾嘉俾減章爾風化率彼周行
爰究爰度崇祀是亟百爾君子無忘厥德

衍園小記

往時南國承平久士大夫擢官入白門者目爲僣吏簿書有
暇輒命觴咏寄傲或薙荒畦擴墮壤遙睇雲嵐烟岫以資狂
芻從壁上觀蟻鬪自謂過之不似車塵驟渤之爲樂也以是
六曹皆有園以供遊憇正同苜蓿齋前冷然相對無窖巒驚
峭朱欄碧巘之勝取無事此靜坐而已余承乏留樞適值寇
氛逼躡楚豫奄及皖浦歲一再至羽書手口應不遑嘗操藥
椀坐武帳中簡料兵食寢食時廢何暇棲遲蕭散往聽鶉聲
秋杪寇警少定乃尋所謂司馬署之別墅名衍園者重葺之
園去署之西北可里許歲久而圯中堂三楹不庇風雨乃誅

茅剪棘爲一重新撤後樓廢材改作小軒并飾耳房期可遊
可憇而止余戎馬勞勞病冗交困落成後僅一止舍欲如昔
賢日涉成趣何可得也因憶王元美作弁園名走天下迺爲
此中少司馬賓從如雲不聞秣陵佳地有所畚築爲流寓奕
嘯處無乃令謝墩王巷笑人懶事事耶夫一丈之室雲霓霞
變隱几逍遙足攬盡三山二水雲物何必不如華林濠濮間
術者喜也信也詩曰嘉賓式燕以術志信則喜起志屈而信
則亦喜亦起所志惟先憂後樂之事所居無內寧外懼之憂

如此乎其喜且信也術莫過焉何舒蔬圃廣漢北山靡詰之
輞川甘景少陵之獨樹空庭它如喜雨醉翁雪堂研山豈必
盡崇構盛飾哉余往昔家居爲且園石腳松根草畧布置
樂我云頻年留滯周南飲冰餐蘗茲園正如三徑舊識清儉
素風雅與野性相宜萍踪偶寄援筆識之亦昔人旅宿灑掃
之意云爾

吳橋縣條鞭役法議記

余逞起家司理間代爲守卽未嘗爲令而習令事其于民間

便害日取咨詢焉見夫重累而思欲去者莫如簽役乃爲條
奏釐清之諸所徭差如錢穀收納徒興迎送皆官顧役於民
無所與而比閭帖然無譁今其法具在說者妄以遠邇可通
行也然他卽不敢知燕齊相望土風不遠此斷斷可行無疑
者參差不一此其故何也役在民則便在官役在官則便在
民此勢之必然者也便在民則民欲符不便在官則官欲不
行此情之必然者也官民之分便不便之數其不相勝也久
矣而余獨謂不然有司臨長一方以子民爲事者也環視四

境謹關一體患苦之以自爲快當亦非情勿以中有撓之者
乎此其故難言矣非真實有變百姓心規創足可百世者烏
能毅然行之不撓乎今年審編屆期復當簽役邑侯思侗王
公一切報罷遍請當道改行條鞭顧役法一時權聲雷動自
邑達郊余以爲此舉也有數便而不便無一焉田廬藝樹民
之恒產而疇其耗之農工商賈民之恒業而疇其分之豐衣
甘食美好舍宇民之恒願而疇其奪之揆厥所由惟役之厲
役一家而一家厲厲一家而一家代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

久矣且無完邑役去而守其產安其業各適其所願則民之
富者便有田而賦出焉此相附者也而力曰焉而役與焉相
附而有時相離故以力定役此有可避匿者也以田定役此
無可避匿者也舍明明可據者而虛揣于不可知之間彼里
老之口胥吏之手隸人之耳目皆得操其柄以故平時有影
射臨時有飛詭中間有請託有打點非錢不靈亦惟有方者
饒爲之而免脫雉羅靡不及小戶矣役去而田多者賦亦多
田少者賦亦少無田者益脫然於外以其身手自營而無所
虞則民之貧者便國以民爲命民窮則非其國民以財爲命
財盡則非其民以余所觀記數十年來井里日見其蕭條生
計日見其迫窘俗習日見其虛侈訟獄日見其煩多此立盡
之術也勢必不久遼左軍興如鱗加派又日促之哀我憚人
日奔命于征輸供億之間重役必重擾重擾必重怨此之隱
憂不在疆事矣役去而寬然餘力挹彼注此兼以其羸灌輸
公家富者有其資貧者有其生而國乃得有其民其太便乃
在國一體之誼豈第在官民間者如是而有持異說指極便

爲不便者是亦不祥之人爾矣乃若不便亦有之役去而加
賦供費調賦不加則役不能去也倘繼此而賦之加者不減
役之去者猶存是昔日之累一而異日之累二沉痾未除又
加甚焉是亦不得不爲早慮者也寧有真實愛百姓規創足
三世如公者而慮不及此亦何用不必然之過計爲哉公徽
政多端難具殫述特就力行條鞭一事詳著于篇以告後之
君子並爲守者令者法焉王侯諱先字思侗楚黃之羅田人
丙辰進士

黃太僕傳

天啟之末一人恭默羣小乘墉宮府鉤結禍及清流予于乙
丑春待罪典劇附逆入相受庵願指欲以侍御黃公伯
安及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大宰予爭之曰
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予以爲黨之一字乃漢唐宋
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爲口實且
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爲也遂引疾歸逆魏信信乃噤
其黨曹欽程出疏誣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予之得免於

禍者岌岌矣猶以先去遵晦避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後死以傳遺烈甚幸今公長子宗義持狀叩哀乞識其事遂援筆爲之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伯安其別號也先世江夏十六世祖徙家四明國初有菊東先生名理者精皇極經世之學是爲公始祖公祖大綬父曰中以儒行推閭里有彥方之目母盧氏生公公生而岐嶷負絕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顧盼儕俗岸如勿屑也年三十猶艱覺官志操不易萬曆乙卯舉于鄉丙辰

成進士司寧國理郡多豪猾易犯法公至壹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鵠者祝冠蠶者鬪尾遇諸重獄撫按必檄公訊鞠乃定爰書汰冗役製漕艘禁採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意飛章媒孽公時南臯鄒公爲總憲曰不畏疆禦宜在天子左右報滿課最考選臺班巖巖直節鐵面疆項人稱真御史未踰年封事凡十三上羣黨側目兢兢思中之一時同心衆正盈廷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憲暨楊魏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竄憂謂伏火

將發亂形兆矣宜審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
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寧不與
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妖牝表
裏煽雲災異疊見公特疏有阿保禁旅蕭牆讎敵之憂實指
權璫爲首發難云比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
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爲讎繼將
以皇上爲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爭之不足
卽干戈取之亦難請罷其厥務不聽逆賢切齒啣之會萬郎
中燦以劾奄斃仗下羣璫咆哮呼閣臣如鷲見者膽落公上
疏言士氣沮絕廷杖非制中引王振劉瑾擦彼虎牙自分與
燦同死賴政府力護得免及黨禍大作緹騎四出公聞楊魏
瘦死獄中爲位而哭極哀夜夢楊公告以大禍難免而徑不
免矣繼監李寔內逢奄意劾蘇撫躡入公名籍首逮問值
吳門激變失一駕帖公聞之嘻然曰此必爲我也徒步就獄
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大川清風明月是吾賊私卒寃
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孱

不勝杖割完脏代受楚臨難從容賦絕命詩有錢塘有浪胥
門溪惟耻忠魂泣觸骸之句聞者流涕今上登極奮極元克
詔憫公忠贈太僕卿賜祭葬子廕子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誦
善人多後于公尤驗云

范子曰忠貞蒙難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當公與應山
次見譚論幾事若操券而卒被羅織明哲之士駢首就戮豈
兩截與蓋公首發奸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割完脏以緩
友人須臾死嗚呼君臣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

死矣

後學周曰庠

全校

甥孫王作肅

弟

應

世

